

# 走向自信：新近部分长篇小说印象记

潘凯雄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开始有了“大”“小”之分。有意思的是，这种“大”“小”之别，既不是由作品数量所定，也不是因作品质量而论。所谓“小”，指的是在“茅盾文学奖”评奖年，因获奖作品风头甚劲，于是相关人员遂心照不宣地将一些还不错的长篇小说避开这强劲的风头后再安排出版；除此之外的年份自然就谓之“大”了。

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这种“大”“小”之别，其长则足以显示“茅奖”威风之威，其短或许也见出“茅奖”外的某种自信与不足。

姑且不论这种“大”“小”之分的长长短短，大招人。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在近年正在逐渐被淡化、被消解。于文坛、于读者，这绝对是好事、幸事、正常事。

去年以来，我看过五位先后荣膺过“茅奖”的著名作家不约而同拿出的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这当然是某种巧合，但也确不是年年都能遇到。不妨一一简单道来。

《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获得“茅奖”12年后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再度亮相。他过往的创作一般都被认为写得很精致，特别注重细节。包括上一部获“茅奖”的《推拿》就是如此。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以大丈夫为主角，以医疗为题材。在这部新长篇中，毕飞宇一如既往地保留了过往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极为细腻的一面，同时又新增了过往创作中不多见的十分粗犷而道劲的笔墨。

而尤为重要的是，这部新作直接进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关注人的精神健康。对毕飞宇而言，这是他创作中的第一次。

看得出，他这一步走得虽很艰难但又十分坚定，这或许也是他继《推拿》面世长达12年之后才终于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缘由。作品中有些很荒诞的、读者或许觉得不尽合理的情节或细节，但我觉得这无疑是作家的故意为之。他就是想通过一些极端的艺术处理来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这些个环节不能简单地以现实主义为法则、从现实生活的角度之一进行对比。迈出这一步，对毕飞宇而言，需要勇气和自信，但他还是决绝地迈了出去。

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同样出手不凡。作者长期在戏剧领域工作，过往创作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喜剧》等大抵都是表现他所熟悉的这个领域，也深

受读者喜爱。而到了这部《星空与半棵树》，既有“半棵树”这个很小很小的入口，又有“星空”这样一个充满神奇与变异的广阔世界，过去自己曾经熟悉的领域被拓展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依旧保留了十分精致与细腻的细节。作家这种主动的自我拓展显而易见。

长期被认为是写反腐题材第一人的张平有点久违了。千年之交前后，出他手笔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和《国家干部》等都是在这一领域的重磅之作。后因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而不得不一度辍笔，新作《换届》则是他退出领导工作岗位重返文坛后的一部新长篇。依旧是反腐题材，但鲜有了以往作品中的那些个血气刺拉，整个调子看上去较以往温和了不少。

作品题为《换届》，正是抓住了当下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与敏感的节点。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新的词叫“躺平”，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作为、懒政。而《换届》最大的特点与亮点，就是把当下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现实的、大毒瘤很平静地予以呈现出来。这既是反腐小说的一种与时俱进，也是张平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时政治敏感性的一贯风格。

贾平凹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劳模，啥得奖与否、大年小年，似乎都与他无关。在他那里，始终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每两年左右完成一部新长篇，《河山传》是迄今为止他创作的第22或23部长篇了吧？这部《河山传》在他全部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算是十分特别的了。这个命名颇有大气磅礴之势，但切口却不大。作品围绕着一个名为“河”的乡里娃子进城，和一个由乡下进城后已“混”成了看上去有头有脸的老板“山”说开去，《河山传》其名就是以这两人之名而来。

与平凹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虽依旧是乡下人进城，但《河山传》所呈现的却是一个大时代，折射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将这种变化通过两个曾经的农民进城后之生活历程展现出来。这样一种全景式的铺陈，的确是贾平凹过往创作中不多见的。

还有格非的新长篇《登春台》。这是一部关乎对当代人欲望情感、彼此关联、时间危机和生存境遇等诸要素的作品，它以近40余年时光为背景，来自江南苕溪村、北京小羊坊村、甘肃地坑院洞穴和下河平原小村庄的四位老少男女在北京春台路67号有了命运的交集。

读《登春台》，令人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个以“先锋作家”姿态出现于文坛的追风青年作家格非在小说叙事结构上所下过的功夫。比之于作品中那四位人物的命运起伏，格非这次在结构上似乎倾注了更多的心思。他们的故事在《登春台》这个平台上彼此镶嵌，而每个故事自身的指向及寓意依然清晰可见。

对此，格非自己的解释是：“我现在认为文学是在思考生活时的主要媒介。写作并不是说把思考定型的东西写入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时，那些你原先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一点点地从黑暗中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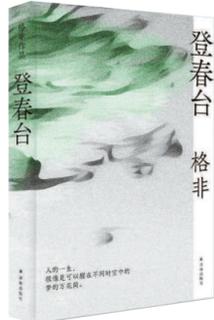
“简单地说，我在想，能不能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

在这里，作家自身的创作意图显然已经交代得一览无余，看上去有点复杂、有点烧脑，但在阅读这部不过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时，依然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人物的命运，以及城乡边界的模糊等丰满鲜活的内容扑面而来。这种阅读效果的获取，得益于作家统筹处理丰满内容与叙事艺术关系的本事与能力。

上述五位曾经的“茅奖”获得者“不约而同”地奉献出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这当然只是一种偶然与巧合；但从本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些新作又还有另一种“不约而同”。那就是“茅奖”于他们而言都只不过只是过去的经历与记忆，而这些个新作所呈现出的主旨与面貌，和他们斩获“茅奖”的作品“相距甚远”。

这显然是作家们的刻意为之，既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更是他们创作自信的一种体现。

其实，近年来不只是曾经的“茅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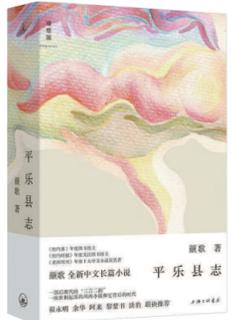
《登春台》 格非著 译林出版社



《星空与半棵树》 陈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娜河畔》 阿舍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平乐县志》 颜歌著 上海三联书店

的庞大家伙转化为突显文学主题的载体？其难度其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张者借助于一个桥梁设计世家后代中最不爱桥者的蜕变巧妙地完成了这种转化，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在精巧的文学叙事中艺术性地得以突显。

张楚和颜歌，这一北一南、一男一女的两位青年作家，去年各自完成了以县城为主场景的长篇小说新作。《云落图》着眼于北方县城，《平乐县志》则面向南方县城。我们常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以及县城经济发展等问题，现在这两位作家妙笔生花，将一南一北两个县城的当下生活描绘得活色生香、烟火四溢。两位作家的叙事调性不同，置于一对比对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阅读享受。

年轻女作家阿舍以新疆建设兵团数十年风雨历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也颇有特色。这不是一个令人完全陌生的领域，我们曾经读到过这里的一派“莺歌燕舞”，也看到过此地的“狂风暴雨”。而到了这部《阿娜河畔》，作者则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冷静的笔触，呈现那块热土上数十年的风雨沧桑：有热血、有发展；有疯狂、也有残酷，不回避不掩饰。

无论大气候如何，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暖意，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与成熟始终贯穿于《阿娜河畔》中。阿舍用一种十分平和、安静的叙事调性努力还原着那个跌宕的特定时代。

张者的《万桥赋》当属主题性长篇小说写作。作者以贵州省的桥梁建设为媒来突显脱贫攻坚的主题，其实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一种选项。作为全国最后一个全面脱贫的省份，贵州的桥梁建设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赢得了“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的美誉。如何将这个由钢筋混凝土为主体

三

去年以来陆续与读者见面且个性突出、特色鲜明、自信满满的长篇小说，当然不止于以上概括点评到的九位作家与作品。为控制本文的篇幅，下面不妨以一句话评述的方式再陈列10部新近面世的长篇小说新作。

——老藤的《北爱》，巧妙地讲艺术与科技、商业与人文融为一体，书写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生以及大国重器背后的精神伟力。

——鬼子历时18年成就的《买话》，讲述了一个自认为无法融入城市却又回不去乡村的悲催故事，城乡人际交往中的那种不可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瞬间意味深长。

——须一瓜的《空屋的家·宜木瓜别墅》，围绕家庭及其间的人物关系展开，意在探讨家庭教育的模式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艾玛的《观相山》，尽写凡人琐碎生活，看似平淡与乏味中巧妙见出人生与人性的真切与丰盈。

——李清源的《密变》，创造性地将“密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笔触，在物竞天择中刻写“世无定数，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

——肖勤的《血液科医生》，一面将人性中的种种不堪与丑陋无情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更是在大力张扬人性中的温暖与善意……

四

以上限于本人阅读的信手拈来，无论是曾经“茅奖”作家的自我拓展，还是更多中青年作家新作的百花绽放，面对此情此景，的确很难再说存有所谓“大年”与“小年”之别。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消弭的背后体现出的则是一种逐渐强大的自信。

“茅奖”固然是标杆、是荣誉，但终究只是其一，而其一之外的天地同样广阔。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创作自信的观念与意识之呈现与强化，特别是行为上的切实跟进，确是更值得令人欣慰与祝贺的大喜事。

迈出自信的步伐，走向自信的目标，远比一个奖项更加重要！

(作者为知名文学评论家)

## 看台

# 人机互动的国乐新路如何敦行致远

### ——中国首场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成功首演引发的思考

刘国梁



“零·壹|中国色——国乐与AI音乐会”现场剧照

由上海民族乐团、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与1862时尚艺术中心联合推出的“零·壹|中国色——国乐与AI音乐会”日前成功亮相，收获极佳社会反响。相关词条频频登上热搜，不到十天时间，话题阅读量突破4300万。由于影响持续发酵，应乐迷们的要求，之后这场音乐会又进行了线上播出。

音乐会成功首演，标志着乐团在国乐双创的探索上更进一步，为新技术、新形势下国乐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以利于AI技术在国乐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弘扬与阐释、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创作的权力性思考

AI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突出特点。随着指令的输入，AI已能创作出完整的乐曲。在使用AI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使用者与AI，谁是创作的主体，也就是创作的权力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应当警惕AI成为创作主体现象的发生，创作的权力应当集中在音乐家手中。

此次演出，名为AI与国乐音乐会，实为音乐家与AI共同创作的音乐会。创作的主体是上海民族乐团的音乐家。

在音乐会主题的选择上，作为此次项目的总策划，罗小慈敏锐地选取“国色”作为主题。“国色”是一个充满诗意色彩和浪漫气质的文化系统，它不同于工业化的定名，更富于文人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它存在一定的不精确性，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它拥有了

一个变量的空间。这一变量与国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说“国乐是流动的密码，国色是凝固的文化”。国色与国乐的艺术张力正在流动与凝固之间。

国乐有着二度创作的传统。拿古琴来说，它的曲谱只记录弦位和指法，节奏也有很大的伸缩性。因此，再次演奏的音乐家有一个根据自身经验，结合乐曲规律与演奏技法而再度创作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打谱”。此次音乐会，自AI根据音乐家的要求创作出曲谱后，前后进行了六次完整的彩排与修改。这六次修改其实就是二度创作的过程。

在国色与国乐的文化阐释上，上海

民族乐团外聘国乐、国色领域的专家，对这两个领域的文化进行阐释。专家一方面为音乐会主创团队阐释所用乐器与色彩的文化属性，另一方面又为每首曲目选取合适的诗词，使音乐会在呈现形式上拥有了古今对照的张力。

## 创作的当代性思考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言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

段话说明，艺术创作应具有当代性。

这场音乐会在场地选择、多媒体运用与舞美呈现上，充分体现了当代性的用心。

此次演出场地为1862时尚艺术中心剧场，该剧场由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船厂锻造车间改造而成，主要演出先锋舞台剧、现代舞等当代艺术作品。在这个剧场中，观众可以看到老建筑的原有结构与管道设施，舞台尽头的超大玻璃幕墙可以远眺黄浦江与杨浦大桥。在此演出，符合AI创作国乐的当代艺术气质。

音乐会的开幕视频，呈现了该场音乐会知识生产的全部过程。每首乐曲开始前，均有一段在电脑中输入程序与

关键词之后由AI进行创作的视频，其后随着每首乐曲的展开，大屏幕上徐徐将该首乐曲的曲名与对应诗词投影其上，营造出古今对应的情境，在呈现上有一定的当代性。

音乐会的舞美设计，则有展览形式设计的味道。首先，演员们的服装是根据对应乐曲主题的国色专门设计的。其次，舞台上演员们上下场、表演呈现、舞台装置，甚至是话筒等扩音设备的放置方式均经过精心策划。这使得舞台呈现出干净、简洁的效果，在审美上也有一定的当代性。

## 创作的再生性思考

上海民族乐团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尤为强调创新，推出了一批“上海制造”的原创性作品。如果说《海上生民乐》和《云之上》是上海民族乐团国乐传统当代表达的代表的话，“零·壹|中国色”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凭借AI技术创作手段，开拓出一条人机互动的国乐新路，在推动国乐创新中，尤其在AI创作与国乐创新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思考。

例如，在国乐创新过程中，尤其是在AI等新技术介入的过程中，国乐音乐家除对呈现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观照外，还要对乐曲输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和它能够引发观众什么样的思考进行观照。以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东方既白》为例，它所使用的是中国传统乐器中唯一可以出和音的乐器——笙。《周礼注疏》中说：“笙，生也。东方生长之方，故名乐为笙也”，可见笙可与东方既白

的主题相对应；《尔雅》中说：“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可知周代时小笙的名字便是“和”。由此可知音乐家想要将此曲、甚至是整场音乐会建立在中国音乐“和”的理念之上。

同时，需在创新演绎中加深对音乐文化的表达。乐团音乐家通过对国内音乐史、乐器学的学习，加深了对乐曲、乐器背后所承载文化的理解，在演出时以创作者的心态将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呈现于演出之中。比如，音乐会中琵琶首席俞冰对于《揉蓝》这首曲目的精彩演绎，便基于他对琵琶这件乐器所承载文化的完美诠释。演奏家醇熟的技法和充沛的情感，赋予了AI创作以新的生命，将耶律楚材所见之“风回一镜揉蓝浅，雨过千峰泼黛浓”意境带到观众面前。

在国乐的创新中，不能单纯以传统国乐为参照物，或者仅以国内国乐团为参照物，而是要放眼全球，以世界一流乐团为参照物。乐团的演奏家也要以顶尖音乐家为参照物，不断提高自身艺术水平。近代以来，西方音乐一直占据主流，著名音乐家层出不穷，产生了很多有巨大影响的作品。AI参与创作，则开辟出一个新的赛道。在这个新赛道上国乐的创新摆脱地域性束缚，取法其上，才能创作出更为优秀的作品。

总之，“零·壹|中国色”作为全国首场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其实也是全球首场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只是开启了国乐新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希望在开拓中敦行致远。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